

目錄

葉惠康	以音樂成就孩子	10
吳家瑋	海歸華人心事	30
鍾景輝	生命忠於舞台	44
蕭蔭堂	數學是最美風景	62
廖約克	哈佛學者創業記	82
周松崗	捱過二千八百次拒絕	98
何建宗	豐盛於天地之間	112
羅乃萱	我的志願是作家	130
陳志峰	只要有醫可讀	144
吳天延	要造全世界都懂得的好琴	158
董愛麗	剩食・長者・以愛相連	168
葉望風	培正禮堂魔法掌聲	178



—— 葉惠康 以音樂成就孩子

葉惠康在音樂聲中成長，其後致力於兒童音樂教育，不少學生成為本地音樂圈的中流砥柱。



葉惠康，「雞康」，和藹可親，善戲謔，語出必令人捧腹，對音樂尤有研究，為本校唯一大提琴聖手，康哥又連任兩屆社長，建樹甚多，我社之有今日，非此君無以致也。

1949年《堅社同學錄》

堅社的社訓是堅毅刻苦，堅社的同學都出生於動盪的中國。譬如音樂教育家葉惠康。

上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剛完成北伐，軍閥時代終結，可是日本隨即侵佔東北三省，兼成立傀儡政府滿洲國。日本侵略如箭在弦，但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時而合作，時而分裂，裏裏外外都是險。在國家一步一步走進危難那當兒，葉惠康的爸爸葉培初帶著一家人在廣州行醫。葉培初是家中第二代基督徒，少時受教於培正書塾，後來成為教會領袖，既任兩廣浸信會聯會主席，也是兩廣浸信會醫院院長，又是廣州培正中學和培道女子中學兩所教會學校的校董。如是者，出入葉家不乏知識分子，風聲雨聲讀書聲聲入耳。

葉培初醫生，廣東台山人。生於 1890 年，1903 年入珠光里培正書院讀低班。畢業於培正書塾。廣州光華醫院畢業後，繼赴日本深造，1917 年受聘東山兩廣浸會醫院院長，親往美洲籌款，建成新院。1962 年始告退休，1973 年在香港逝世。葉醫生歷任培正校董會主席、同學會會長，一生和藹醇厚，樂善為懷，風趣爽朗，其生平軼事，向為紅藍後人所樂道也。

培正同學會，「先賢小傳」。^{【1】}

葉家九個孩子，男的讀培正，女的在培道唸書，只有老么葉惠康未入學。雖然如此，小小葉惠康對培正書院半點不陌生，因為兩間學校的校董會會議多在葉家舉行。他記得與會的大人很激動，三不五時吵起來，間中還有長得稀奇古怪的人找上門。家中人影憧憧，忙亂中爸爸發現小屁孩還在好奇，便揮揮手著他離去：「走走走，我們開會！」

長相奇怪的人皮膚很白、鼻子很高，他們叫傳教士，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那時爸爸滿神秘的，從不跟我們說。」待葉惠康終於理解爸爸的隱衷，以及那些吵吵鬧鬧的大人當風秉燭辦教育的風骨時，他自己的人生也漸漸走上崎嶇窄路。

1937 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民間生活翻天覆地，廣州培正中學校長黃啟明率眾避於鶴山。葉惠康年紀小，家人沒讓他跟著去，待 1938 年培正遷至澳門才正式入學，成為分校的第一批學

生，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唸完初中才返回廣州升學，用他自己的話：「我都是老澳門了。」

戰火蔓延，中國、韓國，以及整個東南亞硝煙處處，唯獨小如彈丸的澳門竟然倖免。事緣澳門當年是葡萄牙殖民地，宗主國既沒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澳葡政府亦宣稱中立。縱然如此，這種安全狀態非常脆弱；尤其是 1941 年，只有一水之隔的香港也被日軍佔領之後。

葉惠康對日軍最深刻的記憶，就在自己家中發生。

爸爸葉培初在澳門白馬行安頓家人後，重新執業，並為困苦民眾贈醫施藥。不知怎的，他的名聲竟然傳到駐守香港的日軍那裏。有高階軍官知道對岸來了一位懂日文兼具京都帝國大學學歷的醫生，自此多番造訪，成為葉培初不得已的病人。

家裏叫那位高官作「總司令」，每回總司令來，葉家上下一片緊張，婦孺都趕快躲進二樓屏息靜氣，小小葉惠康跟著躲，又怕又好奇——都說日本鬼子是大魔頭，殺人不眨眼，可是他們的頭頭此刻正在自己腳下！總司令倒也敬重葉培初，某回看病後沒幾天，便差人送來兩個大箱子和一句話：「這是救你們澳門用的。」當年澳門和很多亞熱帶地區同期爆發瘧疾，疫情嚴峻，然而貿易通道被日軍封鎖，醫者無藥可施。總司令送來的

【1】培正同學會，「先賢小傳」，<http://www.puiching.org/homecom-con/%E5%85%88%E8%B3%A2%E5%B0%8F%E5%82%B3/>



學生照上一臉嚴肅，小時候卻是搗蛋鬼，常被老師罰托槍。

特效藥，助葉培初救助了不少民眾。家裏小，箱子大，葉惠康在那兩箱澳門人的「救命草」上，睡了很多個晚上。

培正因國難避走澳門，但在葉惠康記憶中，師長們少談政治，多談基督與愛心。猶幸澳門與戰線畢竟有點距離，國事在孩子心中只投下迷迷糊糊的陰影，倒沒妨礙他們日常搗蛋找樂子。

葉培初是校董會主席兼校醫，常在培正的週會上演講。「他講聖經講生活，會用笑話串起來，同學都喜歡他。」有這樣的爸爸，孩子自然威風：「他在學校從不跟我招呼，我想叫一聲『阿爸』，他便走了。但小時候確是受了一點影響，比較『牙擦』。」

爸爸待同學風趣，對自家孩子嚴謹，常說「細蚊仔要乖」，偏生葉惠康從不是低眉順眼的孩子。初到澳門，培正租下盧家花園（即今盧廉若公園）作校舍，亭台樓閣、竹林假山，滿園的蘇州風韻，可是映入葉惠康眼簾都成為遊樂場，特別是架在荷塘上的九曲橋，迂迴蜿蜒，非常好玩，「人家在橋上走，我就爬來爬去，熟到不得了！」

那年頭，培正學生犯規要罰托槍，即是要托起重甸甸的槍桿，站在課室門前，人人經過都看得見。師長的處罰大概是公正的，因為對校董的兒子一視同仁——葉惠康是托槍常客，就連選擇「刑具」，也有自己一套，「大清早我就去選，專挑有『雞』（板手）的，罰站時靜靜托著，待有人走過立即『搵雞』。『啪』的一聲，嚇他們一大跳。」受罰成為整人良機，本來很美滿，可惜師長看見，又多罰一個禮拜。後來他改了主意，不再堅持板手，反而選那些缺了很多鐵製配件的破槍桿，貪圖它輕身。說到底，持久戰必須持久處理。

有時在外頭打架打得太凶，回家難免要挨爸爸一頓打，先教訓後施藥。但葉惠康印象最深那次，出手的不是爸爸，卻是平素總護著自己的媽媽。小學六年級發成績表，他在一片紅啗啗的等級中只有音樂和體育兩處藍，不及格要留班。回到家裏，他整個倒掛在樓梯底的天井位置，被媽媽發狠地一鞭又一鞭，名副其實「吊起來打」，誰個來勸都沒用。不一會，她察覺不妥，



葉惠康獲同學稱為「大提琴聖手」

拉低兒子的褲管，竟然露出了一本本權充「蝟甲」的書簿作業，原來他早有準備。

媽媽呆住了，停下手，哭崩。

「媽媽也好辛苦……」人生總有些定格，即使過了 80 年，提起依然痛。本來眉飛色舞分享淘氣舊事的葉惠康，說到這裏兀自紅了眼眶，一會才繼續：「其實我是可以讀書的，只是懶。我知錯，中學開始用功。」

他說到做到，紅海慢慢變回一片湛藍，後來還添了幾個「優等」表現。可是，當初由音樂科帶來的那抹藍，始終是他的心頭好。葉惠康兩個哥哥都加入了中學的交響樂團，擅拉小提琴，他

們天天練習，弟弟就日日旁聽，兼且每每批評：「你這 violin concerto（小提琴協奏曲），走音啊！」哥哥們哪裏服氣：「你懂什麼?!」後來才知道，這弟弟有絕對音準（perfect pitch），能區分不同音高，不容小覷。

葉家從來琴音處處。九個孩子人人會音樂，可是個個都不許做音樂家；是爸爸下的命令，因為「像舒伯特那些音樂家，通通是餓死的」。

至於下令的爸爸到底有多愛音樂，卻非常神秘——起碼年紀最小的葉惠康不知道。「我常常聽到他房間傳出伊伊呀呀的聲音，煞是好聽，進去卻找不著樂器，又不是放唱機。後來才知道，哈！他拉鋸！」那個奇特的樂器叫鋸琴，無弦無鍵，演奏者必須有上佳的音準，方能藉著扭曲鋼板成不同弧度，兼上下拉動馬弓，奏出音色獨特的悠揚樂韻。

「我央他教我，他不肯，說自己不過玩玩，學來沒用的。」葉惠康回憶說。

亂世中，音樂無用。

夜涼如水的晚上，葉培初拿弓和鋸拉出一屋幽怨。餘音繚繞。

1945 年，葉惠康轉到廣州培正中學升讀高中。翌年馮棠上任校長，他鍾情音樂，銳意從美國購入幾十種樂器，供音樂老師何安東訓練和指揮銀樂隊。何安東是著名作曲家，寫過很多膾炙人口的抗日歌曲，如《奮起救國》，而今日傳誦穗港澳三地的培正校歌，編曲人正是他——「培正培正何光榮，教育生涯慘淡營……」遺憾是，這也是何安東音樂生涯的寫照。

葉惠康追隨何安東猶如追隨音樂，常常聽候差遣，從旁一窺這位天才型音樂家。「老師的音樂好厲害，真箇是天才，可是神神怪怪，講到名音樂家事跡時熱情洋溢，興頭一來，便掏出頂級白酒自斟自酌，還著我一起來……那酒好辣，我不成……」後來何安東受批鬥，生活坎坷，待「文革」結束才得到平反，重新獲得推崇為「愛國音樂家」——個人樂章從愛國始，以愛國終，問題是中段荒腔走板，被歷史開了大玩笑。

就在這些高低錯落的音符中，葉惠康長成青年，轉眼就要畢業。

世界在變，中國在變，每秒鐘每秒鐘的變。在中國會（變）得更其急速。因為我們要生存，就必須在短期內追上了，在過去 300 年間歐美各國所超過了我們的旅程……

社會是間沒有畢業年限的學校，我們必須繼續學習，不斷地學習，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新中國的成長，也為了把人類文

明更向前推進一步。能夠這樣，才算得上是一個有作有為的紅藍健兒。

馮棠校長，1949 年《堅社同學錄》。

馮棠校長的話，教葉惠康深有感觸。局勢動盪，那年頭很多從培正出來的年輕人，甫畢業便北上，一心報效國家，甚少考慮個人生活；葉家幾個大孩子亦如是。1949 年，葉惠康沒理會師長勸阻，以堅社社長身份組織畢業旅行，浩浩蕩蕩率領四班共 180 個同學北上看中國，目的地鎖定杭州。

那是要用粗黑體載入近代中國史的一年：1 月，聯合國宣佈不干涉中國政事，九日後共產黨取下天津；2 月，國民政府停止在南京辦公，遷至廣州，不斷要求和談；4 月，太原城破，15 萬國軍陣亡；5 月，解放軍攻陷杭州——葉惠康與同學畢業旅遊的目的地。「我們與國軍爭著擠進南下的火車，他們都扛著槍，有多快走多快……那印象好深刻，總之就是打到來了！」回想猶有餘悸。

那 180 個培正學生全部留住小命，平安歸來，更被師長大罵一場。至於帶隊的葉惠康，回家再給爸爸刮耳光。

沒多久，他們要報效的國家換了名字，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據說是一個嶄新的國家。與此同時，葉惠康也踏出培正校門，